

## 六、沙漠與夢土的寓言

賴傳鑑在八十回顧展序言中描述，藝術是「寂寞而永無終點的路，卻是自己願意選擇的路」。作為戰中派畫家，早期他歷經教育、政治、文化的困厄環境，猶如行走過沙漠的旅人，必須忍受長期的孤獨與困頓。幸而有藝術（文學與繪畫）為伴，他才能一步一步走出沙漠進入綠洲。在逐漸建立的藝術國度中，他有所守有所創，主張以西方風格形式作為「現代化」的手段，但更強調表現「作家的藝術人格」及「生活感情」，並追求落實到生活土壤與關懷本土人文的創作方向。其作品勇於挖掘、連綴個人的記憶與生活經驗，並擅長運用象徵性視覺語彙，進行生命的反思與主體文化認同的夢想旅程。



1990年，賴傳鑑在白馬莊畫室。

（右頁圖）

賴傳鑑 豐濱海岸·冬日（部分）  
2006 油彩畫布 45.5×38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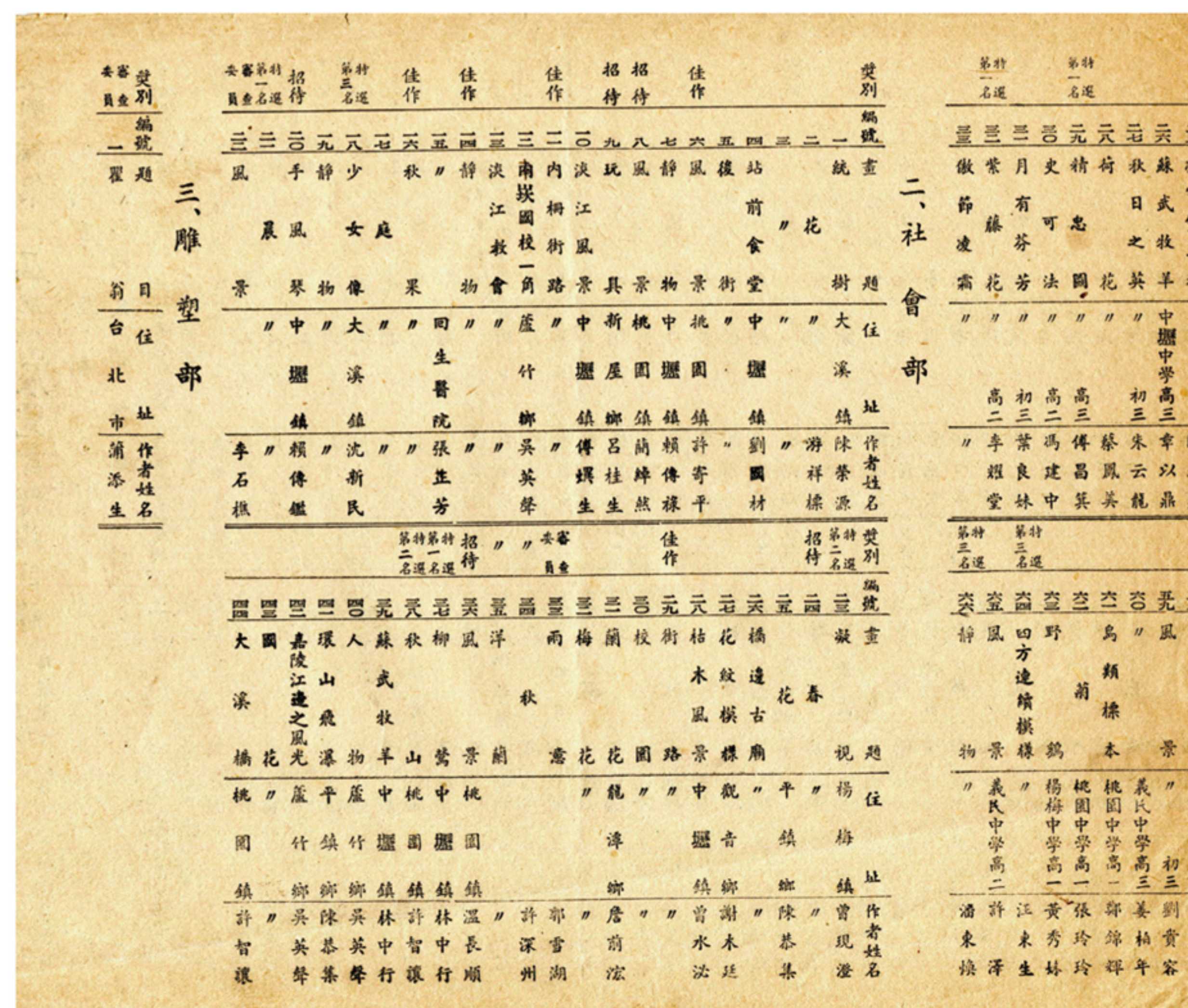


(右頁下圖)  
賴傳鑑 仲夏閑居 1991  
油彩畫布 89×116cm  
第13屆全國美展免審出品

## 渡越沙漠的行旅者

在戰火中成長，滯日三年卻錯失學畫機緣的賴傳鑑，憑著自學及戰後向第一代畫家李石樵、廖繼春問學的型態，他在戰後公私藝術競技場——臺陽展、桃園縣美術展覽會、全省教員美展、省展、全國美展中，歷經入選、優選、前三名的艱辛奮戰，終於獲得專業創作者的地位與榮耀。他和其他臺灣戰中派第三代本土型藝術家一樣，青年時期必須在物資匱乏、教育空窗、烽火連天的惡劣環境下力爭上游。戰後又得面臨政治、社會結構瓦解重建的嚴苛考驗。除此之外，他與臺灣本土第三代藝術家一樣，必需背負歷史的包袱，夾在文化、語言的位移、斷裂之

賴傳鑑 室內 1968  
油彩畫布 65×91cm  
第31屆臺陽展



(左圖)  
1952年11月桃園縣第1屆美術展覽會目錄(社會部)

(右圖)  
1991年，李登輝總統(左)於臺北賓館宴請藝術家時與賴傳鑑合照。

生態中，重新尋找自我的定位，並不斷地思考和社會、時代、土地對話的可能性。

透過文學創作、文化傳譯及評論書寫，賴傳鑑發揮他在思想論述領域的長才。由於他孜孜不倦的文字書寫，被嘲諷為「無聲」、「貧乏」



的本土第三代藝術家內心的煎熬與創作理念，方能讓後人如此貼近地閱讀與理解。更重要的是，藉由他具有高度隱喻、象徵性，以及強烈表現自我主體性的繪畫創作，我們才能深刻地體認到，那一輩藝術家宛如渡越沙漠的行旅者，運用藝術的轉化力量，將人生的險惡、孤獨與痛苦加以消解與舒緩。

## 在藝術國度中尋找夢土

在戰後現代主義的運動風潮中，賴傳鑑認清現代化、西化的陷阱與危機。1970年代中期，他在評論本土藝術家現代化的過程中，始終強調應建立具「地域色彩」、「鄉土色彩」及「東方思想」的主體性訴求。如今看來，他的論點與創作實踐，確實具有眾人皆醉我獨醒的信念與堅持。外省籍戰中派畫家，提倡以西方抽象表現形式為用，並以傳統中國水墨精髓為體，表達的是另一種集體漂泊流離、故國遺民、離鄉背井的

2013年，賴傳鑑88回顧特展時與家人合影。



〔左圖〕  
2015年，賴傳鑑在家中與兩個女兒合影。（藝術家出版社攝）

〔中圖〕  
賴傳鑑88米壽特展海報（藝術家出版社翻攝）

〔右圖〕  
賴傳鑑八十回顧展海報。（藝術家出版社翻攝）

情懷。而賴傳鑑與戰中派本土第三代畫家們，則將橫向移植的西方表現形式視為「現代化」的手段，強調的是「作家的藝術人格」及「生活感情」，並追求落實到生活土壤與本土人文關懷的目標。

賴傳鑑和多數戰中派藝術家一樣，在遭逢文化、語言、社會斷裂傷痛時，轉而在藝術國度中尋找療傷止痛的良方。他以西方視覺符號構築象徵「秩序、安靜與平和」的烏托邦夢土，那兒既是他逃離現實社會的避難所，也是他隱遁記憶夢想的心靈故鄉。這種曲折迂迴的視覺藝術轉換表現策略，可以解讀，為何他的作品表面上引人進入清新、脫俗、浪漫的仙境；但深入探索後，卻又帶給人忘卻現世挫折、抑鬱與悲痛的力量。

賴傳鑑勇於挖掘、連綴個人的記憶與生活經驗，擅長運用象徵性文字與視覺語彙，進行一場歷史反思與主體文化認同的險峻工程。他以想像替代現實，化痛苦為歡樂的藝術實踐，表達的是一種抗拒現實政治、社會的精神性創作意識。他的繪畫創作，具體形塑出臺灣本土第三代藝術家在「炎熱的陽光，寂寥的月光」下，沙漠之花堅毅頑強的生命意象。在跨越二次大戰烽火、二二八事件、白色恐怖與戒嚴之後，代表臺灣戰中派畫家的他，在創作中企圖將自我與臺灣人的記憶及經驗結合為一，並建構出時代社會的集體思慮與想像之表徵符碼。

■ 感謝：本書承蒙賴傳鑑授權圖片使用，以及家屬提供圖片及資料等，特此誌謝。